

作家笔下的画家

笔底流淌着彻底的快乐

沈嘉禄

江宏是以传统风格著称的山水画家、美术史家,他的古体诗写得也相当好。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史论教学的教案中称江宏为“中国当代活着的文人画”的范例。

江宏可能是个慢热型的画家,他身上的魏晋名士气息,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先喝茶,再喝酒,然后在罗汉床上盘腿而坐,冥想一两时辰,或与到访的朋友东拉西扯甚至争得面红耳赤,突然将杯中的残茶一饮而尽,从罗汉床上跳下来,趿着鞋步履来到南窗画桌前,呼地一下从晾衣竿上扯下一张老宣纸,白云一般展开,再从笔筒里拔出一支长锋,往砚台里戳几下,画了?不,他在考虑从何处落笔,这么一想可能又是半天。

但也有例外,比如窗外阳光明媚,春花一夜怒放,他看着高兴,一杯茶未吃完就进入颠狂状态,笔扫千里,风卷残云,一张画很快就完成了。但你若要细看,却不是花卉,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山水丘壑,是他心里的终南山,大山的涧子边开着一片红花,或许与窗外的景色有那么一点关联。

收到江宏寄赠的大型画册《林泉高致》,迫不及待拆封瞻阅。啊呀!这一幅幅画,笔简意繁,真趣天成,或苍茫而浑然自深,苍蔚华滋;或灵动而气韵天成,妙造自然;或清润而墨韵天然,清雅脱俗,满纸的春天消息!

这本《林泉高致》,是继《兴高采烈》《双松平远》后,江宏献给中国艺坛的又一本分量厚重的作品集,问世后即受到艺术界的注目与好评。过去一年里,江宏不动声色地办了几次个展。所谓不动声色,是某单位、某朋友撺掇他,他只是按时送交作



▲江宏山水画之一 (局部)
▲江宏山水画之二

家兼美术理论家来说,只要有美酒和朋友,思考是没有止境的。

江宏应该是当今中国画坛一个异数。我不管别人是如何解读异数这两个字的——在网络时代,这个词汇使用频率肯定敌不过每天从信息流水线上下线的热词,但在“老派”的文化人那里,这个词汇有着一种温润如玉的包裹。我不算“老派”的文化人,但也不再年轻,感受了一点沧桑,有点阅历也有点艺术经验,所以我认为江宏是异数。

这个“异”,在于有异秉。他没有拜过正式老师,在他青少年时代,那个时候老一辈画家都如惊弓之鸟,如秋风落叶,如过江泥佛,如瓮中之鳖,谁敢收他这样一个“有思想、不安分”的学生?那不是自找麻烦!但秉赋是会发芽的,如笋尖一样要破土而出,顶翻石板的。

当然,异于众生,一定要有“异”的场域、“异”的氛围。江宏的父亲江辛眉先生也是有点“异”的。他是一位诗人,受教于王遽常、钱仲联教授,国学造诣甚高。建国后在各个中学大学任教。后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在缺乏教材的情况下就自己选编教材,很让学生受用。还著有《唐宋诗的管见》、《读韩愈解》、《诗经中的修辞格举隅》等多种著作。他对江宏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给他讲点经史子集,但不多,而与来访者交谈及唱和时,江宏很喜欢在一边,虽不太懂,但一旦听进去了,感悟到了,就是潜移默化。江辛眉从不要求五个子女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一切凭兴趣而为。江宏小时候在家中白墙上涂鸦,时间一长竟成黑墙,父亲也不责怪一声。后来江宏去农村,苦闷

之时写古体诗回上海,父亲也只是简单地批注一下,让他慢慢领悟。

江宏的叔父江成之是前两年故世的著名篆刻家。江宏早年也刻过印,不知是否受其影响。江宏还有一个弟弟,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大律师江宪。

读小学时,江宏在卢湾少年宫学过水彩画,从此养成了兴趣。后来又得到父亲的鼓励,接触了西洋画及画史,包括古典的、现代的,那么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孩子,就能在小伙伴面前老气横秋地谈论高山仰止的大画家了。

江宏走着一条异乎寻常的探索之路。他决心在昏天黑地的艺术道路上闯一闯后,就不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一切都由着自己的心思来。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没有老师反倒少了许多羁绊,让他走得相当自在,一路口啃。12岁那年,江宏先看到了一本费新我写的《怎样画毛笔画》,惊若天书。费新我先生的介绍与观点深刻影响了少年江宏。之后,他又读到了谢稚柳的《水墨画》,为中国古典绘画的意境和技巧所折服,知道这是一个美妙的仙境,决定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探寻。

当然,他内心供奉着多位大师,可能有李成、范宽、荆浩、董源、巨然、曹不兴、顾恺之、龚贤、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董其昌……青灯黄卷的日子,他关了门,斟了茶,跟每位大师交心,请教,追问,甚至辩论。他从劫后余存的故纸堆里找出前辈大师的作品,反复研读,从中悟笔墨,悟画理,悟画家性情,悟时代风气,悟中国哲学。史无前例的年代,文化场馆有限开放,江宏经常去上海博物馆,在古代书画绘画陈列馆里流连忘返。

1975年秋天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他就冲进故宫博物院,正逢绘画馆开放,他就痴痴地看原作,一看就是一天,连着好几天,像饥汉放开肚皮狼吞虎咽,然后慢慢反刍消化。口袋里没有几个子儿啊,就买一本铜版纸的说明书,如获至宝,带回反复研读图片与图注。

“苦难之中,一日三餐有饱饭吃已是奢望,但仍千方百计每周必去,面对光辉照人的古代名作,那种富可敌国的满足感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江宏对我说。

江宏在艺术实践中又时时体现出异乎常人的毅力、敏锐和自信。江宏跟他们这辈子的命运相似,去安徽插过队,农民的艰苦他是有体会的。他不与农民争工分,只在农忙时出一身大汗,收割完毕,颗粒归仓后马上回到上海父母身边。有一次他因水土不服,皮肤过敏而致局部溃烂,身上奇痒难忍。半个月里见不得热风,见不得阳光,只得躺在床上,他就孤苦伶仃地在茅舍里将明代毛晋津逮本《商务版影印本》(历代名画记)读至滚瓜烂熟,练就了从此书中信手拈来史料的真功夫。二十年后,他编著1300万字的煌煌巨制《中国书画全书》时引用了大量史料,便得益于长期的理论积累与记忆力操练。

江宏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江宏,是因为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觉得清醒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前提。江宏在已经出版的几本画册里,从容不迫地将他经年来思考的问题以对话的形式表达出来,其核心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包括中国古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人文情怀、家园情怀以及指向未来的现代性。(作者为作家)

艺讯速递

蒲、石、书、画“四雅”齐集一堂

俞莹

“蒲石雅韵——名家邀请展”最近在徐汇艺术馆举行,不但展示魅力无穷的蒲石盆景,更邀请到数十位海上书画名家,共同挥毫展示蒲石品格,蒲、石、书、画“四雅”具备,这在海上画坛还是第一次。

蒲蒿,眼下正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赏心乐事。养蒲蒲据说已经和学古琴、摆茶席一起成为了“新时尚”。其实,清代园艺家苏灵在《盆景偶录》中,是把蒲蒿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是文人亲近的雅物。如此说来,养蒲蒲可谓是古今通吃、大俗大雅之事了,值得提倡。

蒲蒿为草本,有特殊香气,闻之可以醒脑提神。其根茎可以入药,古人认为服之可红颜黑发,延年益寿,其绿草又能养眼醒目,可以作为案头清供。它最可人之处还在于,“不假日色,不资寸土”,无需阳光,无需土壤,给



▲蒲石雅韵——名家邀请展现场图片

石禅构筑诗意的艺术世界

海阔美术馆力求成为原创艺术的展示平台

李兵

“旧瓶新酒——石禅中国画卷”近日在刚刚成立的上海市金山区卫清东路的海阔美术馆举行。石禅是上海书画院画师、上海淀山湖画院院长,是日前活跃在海上画坛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大写意花鸟画家。作品多次入选各类国内艺术大展并得奖。

石禅的作品流淌着唐诗宋词的意韵。那棵石榴,啜着红玛瑙的朝露;那株白荷,兜满了潮滋滋的野风;凉亭上叠乱的黛瓦,披了一层亮晶晶的薄霜;古井周围的一圈青苔,映照着一对老友的清静。红松丑石,红泥小炉幽光不灭,紫亮的提梁铁壶,将一注冷泉煮沸,虾眼翻起夕照的思绪;持竿对准枣树梢头的老汉,将果实打出一个个短促的韵脚,在青石板上晕散散变后的釉里红斑……

这些画作虽然尺幅不大,容量却不小,还隐藏着小说或戏曲的情节,曲折、起伏、回旋、抑扬、悬念迭出。

石禅善于描绘诗性生活,追求青藤、八大、石涛、虚谷、昌硕、白石的写意精神,面目俊朗,气格高古,他用笔沉郁痛快,沉着有力,线条富有弹性,张弛有度,色彩明快欢悦,情趣盎然。在中国画强调的气韵方面,淋漓痛快,云雾弥漫,或如坐春风,似醉佳酿。也因此,在许多场域,十来开外的白墙上,观众便能认出石禅的画,无论一朵花还是一只鸟甚至一只佩带双刀的螭蟠,都成了他的化身,向观众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

难能可贵的是,石禅在继承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引进现代构成的元素,画面更具开合与张力。他在作品中体现的文理性



▲泓莲香鱼禅意 中国画 石禅作

彭小佳展示雕塑新形态

目前在国内外雕塑艺术领域十分活跃的雕塑家彭小佳的新作展“隐藏的空间”,从2017年6月10日至8月31日在上海原曲画廊举行。

彭小佳曾在上海一家工艺美术厂黄杨木雕组工作,后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并在美国留学。主要作品有《墙》、《栅栏》、《轮子》等。大型木雕系列,《书》系列,为一些重要的美术馆及私人收藏。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审美判断留给固有的传统样式和视觉经验。然而,具有创新意识艺术家却总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开拓出新的艺术形态,为人们提供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艺术视野。彭小佳的木雕艺术创作,不同于传统的木雕,是一种崭新的审美形态。他借助木雕这一媒介,自由流畅地演绎出丰富的意象,建构起一个别开生面的艺术世界。彭小佳的作品意蕴丰富,融合了写实雕塑、东方雕刻工艺、西方经典浮雕、当代装置艺术的元素。彭小佳在作品中创新地恢复了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品的把玩功能,在雕塑作品的三维空间之外,通过把玩,呈现出所谓的“第四维空间”。彭小佳是一位当下已不多见的“直接雕塑”的实践者,他坚信雕塑家应当而且必须直接面对材料进行创作,以最大限度挖掘每一块材料自身的质感和特性,进一步发挥材料的审美潜质。他的创作从对原始木材的切削锯刨开始,亲手对材料进行严丝合缝精密到数字化程度的加工和拼接组合。对他来说,每块木材都是从从林深处向他款款走来的朋友,在坚硬的木材的年龄肌理之间,栖息着它柔软的灵魂,彭小佳将自己的灵魂与之紧紧相贴,把自己的精神情思都寄托在对木材的敏锐感知之中。(刘文)



▲彭小佳枫木、橡木雕塑作品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美术馆即将开馆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美术馆将于6月2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内隆重开幕,这是该协会筹建的第一个美术展事与活动的平台,与上海嘉泰拍卖行公司联手打造。该馆将专门从事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旨在建立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互动的平台,展示国内外最新的艺术动态,致力于艺术创新与探索。它将是国内画家艺术家走向国际的出发点,也是他们载誉归来后向祖国汇报的展示处,它也将是中外艺术家交流与切磋的重要殿堂。该馆将配合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主旨,组织年度展事、举办学术研讨,成为一个有特色的高端艺术阵地。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还将成立沪台文化艺术交流分会,旨在拓展上海与台湾地区文化艺术交流,积极推动和加强两岸的民间交流合作,包括赴台演出的音乐会、画展和承办在上海的海峡两岸书画展,以及相关的学术研讨会。

《在文化自信语境中的帛画复兴》研讨会在沪举行

帛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帛画是中国画的起源,三千年多以来,中国画大多数时间是以绢帛绘画的形态存在。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帛画在当前如何振兴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邀社会学、文化学、美学、艺术学领域的邓伟志、李伦新、陈燮君、毛时安、朱国荣、陈梁、高春明、秦

雕塑如同一面镜子,真实又遥远

——关于自己的作品

蒋铁骊

上海著名雕塑家蒋铁骊在上海的首个学术性作品展《无观——蒋铁骊雕塑作品展》于6月19日至8月3日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学院等联合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行。蒋铁骊是目前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雕塑家之一。他的创作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既展示了艺术家的社会使命感,又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勇于进行艺术创新。上海著名美术评论家朱国荣认为,“蒋铁骊在雕塑创作上与许多当代艺术家的探索似乎并不在一个方向上,他塑造的人物是具象的,却是带有抽象性的,反过来又是实实在生活中的人。他将人物雕塑的物质性赋予了一种精神上的意义,无论是单体的、双人的,还是多人组合的都是如此。我想这就是蒋铁骊雕塑艺术的魅力所在。”本次展览展出了蒋铁骊从1999年至今所创作的《时光之旅》、《六祖慧能》、《宋庆龄像》、《周信芳像》、《诸子研究——论道》、《梦想者(男、女)》、《弘一法师》、《瞿秋白》、《快乐步伐》、《倒立者》等代表性作品,基本勾勒出蒋铁骊艺术创作的发展轨迹。这里,我们刊登蒋铁骊先生创作谈《雕塑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的另一端,真实又遥远》,以帮助观众对蒋铁骊作品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总是幻想着像天才那样以无可比拟的强悍题材唤醒观者的灵魂,或是以铺天盖地的勤奋与作品规模获得历史的认可。天才作品中所营造的复杂含义和雕塑样式上令人窒息的强大力量,充满了人性的立场,我们为之感动并加以铭记。我们总能在经典作品中阅读出史诗般的情感和鬼斧神工般的表现力,这种品质,令我心生畏惧。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我们不具有天才那样对艺术早早就开始的直觉,也不具有天才骨子透出的自信。对某些重要能力的建立,我们没有过硬的敏感,只能来自师承,来自磨练,来自机缘、来自顽强地与时光的消耗。我期待着自己的创作生命能够行云流水般一脉相承,在若干年后的自我评价中可以通过平静的细节体现出些许的诚实和不落俗套。这,或许已是不错的结果。

多年来我做了许多具象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具象语言和当代性会产生什么冲突。恰恰相反,越到后面,越觉得难以驾驭。因为这其中所涉及到的那些要素——创造、认知、感悟……哪样不是对艺术家自身分量的终极考验?如果将我们有关雕塑学习过程中的节点加以整理与回顾的话就会

明白,具象塑造承担了这其中几乎所有的核心要素。并且,我们的那些所谓专业素养、认知能力等抽象性的东西,无一不是来自具象形体的塑造经验。直到现在,我仍然会不自觉地以具象雕塑的口味来评判同道之人。具象雕塑不是大多数雕塑同行进入雕塑之门的必然途径,更是雕塑家以内心脉动感知万物之形、色、体量的生命形式。所以,我始终能从具象雕塑的塑造过程中体会出庄严的仪式感。当雕塑家对精神世界的表述蜕变为欲望与矫情,塑造便转化为机械与被动的接受。

雕塑家对作品的判断应该不断超越以往的视觉经验,艺术家的能力之别在于他是否能调动其感官系统所带动出的生命信息。我们时常能从优秀作品上感受到人物原型跃然纸上的气质便源于此。对雕塑家来说,营造气场——营造令人感同身受的气场,是雕塑语言品质高下的关键。我不接受创作过程中的犹犹豫豫。我甚至认为某些“反覆推敲”是掩盖不敏感与不自信的理由。若是我,宁愿将黏腻的雕塑扒掉重做。因为我无法牺牲作品的精神及心理标准。

在我的某些创作中,对应于冷静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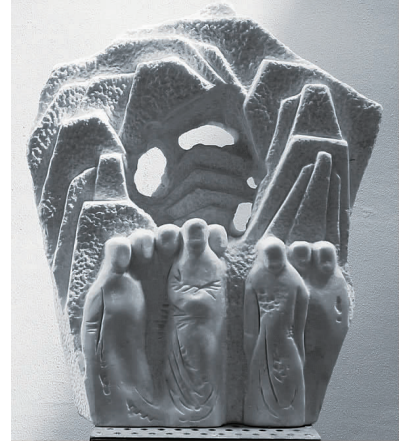
致的刻画技巧,如游戏般刻划的泥痕更像是对传统写实技术的挑衅与戏谑。这显然不是塑造的马虎与敷衍,认真投入的过程似乎将原本虚拟的有关塑造的“剧情冲突”幻想为一场真实存在的记忆经历,这种幻想无意指向任何表面文章或是世俗激情,它在心中不断膨胀,空洞而富丽。这种发自内心的痴迷省略了面对自我的虚伪与做作,那些宏大宽泛的美学滥调也难以对自己说出口来。我只是将我的劳作从无奈变得和谐与充实,并真诚、自然地表达出活生生的意识判断。雕塑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的另一端,真实又遥远。

雕塑家对世界的看法,正是通过一次次的作品锤炼而凸显。所描绘对象的崇高或荒诞,既支离破碎,又确凿清晰。将这些予以阐述,正是一个雕塑家的宿命所在。雕塑家的灵魂所及,自然构成他的艺术世界。雕塑家用各自独特的对雕塑语言的操控能力展示出他对世界的观察和感悟方式。我愿自己的创作能像波到薄冰的热水一样,将生活中的一切予以融解与消化。

(作者系上海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部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副主任)



▲肖像研究——周信芳像
青铜雕塑 蒋铁骊作



▲诸子研究——论道
大理石雕塑 蒋铁骊作